



燕日堂錄卷之

醴陵廖志灝伯湘氏著

夢餘州

西銘論上

今夫于大虛一統之中先萬古而分陰分陽者爲天地后
天地而立則者爲天地所生之人於天地之中先數十季
而分男分女者曰父母由父母而得生者爲父母所生之
子不有天地其何以人不有父母其何以子是以遂古以
來乾稱父坤稱母有生而后父稱乾母稱坤以乾坤生二

不已之氣化交之父母生二不已之形骸積數千百萬載而種二色二無數生靈從以出焉此其本原烏可誣耶人乎天地則共父其天共母其地子乎父母又皆各天其父各地其母以父母爲天地則大域中一人一父母不知幾千億萬之天地安所謂一體之量乎以天地爲父母則萬物共一天地安所謂親二之殺乎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者蓋大道之權衡中庸之功用也願予以藐然一身軀不過七尺形不滿百季與兩儀參與兩尊人對以道德仁義爲已任與靈二蠢二親疎貴賤剛柔純禱之庶類相周旋

疇則庶幾乎至當不易之則不媿於爲人不忝乎爲子使措置予施不爽其宜也哉蓋以理則一以倫則五以分則萬有不齊而其事則在乎有倫而無我是故邈而上之大極爲一理之本也等而下之予固爲參兩之基也自理而之數立而爲兩父母之分也列而爲四行而爲五老穉生成之象也位而爲八至于六十四疇而爲九至于八十一其中有男女少長之分有上中下之別則範象之宗也自數而之倫配則爲夫婦愛則爲父子分則爲君臣以及敘而兄弟締而朋友此天下之達道也然其中禰然不齊實

有條然而各正者夫婦爲造端之始天子有后有妃有嬪
有夫人才人各宮娥之別諸侯以下有命婦有姬妾士與
庶人有正有偏其位乎內者有若是類焉父子天性也父
于子有嫡有庶子于父爲嚴君其于繼父則有三父有八
母父以上有祖有祖妣至于高曾祖妣以及于百世不佻
子以下有孫孫之下爲曾爲玄以下逮夫親盡而無服者
父母而外有伯父母叔父母叔伯之上有叔伯祖父母有
叔伯高曾子而外有侄有侄孫有曾玄侄孫自替功以尊
于無服不等從父而親又不從母而親從妻而親者爲外

祖父母爲外子孫爲舅甥爲翁婿爲姨父母以婦道言之
爲舅姑爲妯娌爲女氏親疎內外本一體而上下之不等
者言有等也君臣者天澤之分其義肅然大君爲父母之
宗子以位而子乎天者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以德而臣乎
君者朝宁有大小之分宮庭有內外之別貴爲貴戚近爲
親臣有同姓有異姓有大臣卽有羣臣有大僚卽有屬吏
師闡之中大將主焉有偏裨有士卒郡邑有司臨之役爲
府胥衆爲庶人家則有主有僕有少而僮女而婢者無非
尊卑之義雖曰君臣同德君民一體有分焉不容紊也况

弟天倫之誼同父同母者無論已父同母異者爲異兄弟
庭幃中至難處者母同父異者不及焉父母之女曰姊妹
伯叔之子曰從兄弟外戚同行曰姨兄弟姊妹之夫曰某
妻之兄弟曰舅妻之姊妹曰姨親盡而降同姓者皆一
支也異姓而降同類者皆一氣也至于朋友有非可以一
而盡者心性友文章友道德友詩友酒友玄禪友先正典
型師而友芻蕘一得俯而友五倫之中獨父子非友士農
工商漁樵圃獵同類之友鳶飛魚躍猿嘯鶴啼木石居而
鹿豕遊以及愛蓮賞菊宅柳妻梅動則飛潛植而咸若者

皆異類之友故父子而外君臣兄弟夫婦無非友耳自倫
而推之有職業之不齊四民之首惟士二有氣節有中行
有狂狷有舉子有騷人皆士之儔而非今之所謂佻達專
門武斷自喜者以有易無曰商二有行居水陸之不同以
功謀食曰工二有精粗巧拙之互異至于民之所重曰食
國之所重在農或百畝或五十畝或二十五畝農有上中
下次之殊而總以謀生而務本焉四者皆本業本業而外
有遊手冶容挾娼鬪博者又宗子所必教而殺之者也自
職業而推之有方土之不齊秦高氣誼魯尚詩書齊晉尚

質而寡文吳越多文而習雅中州三楚性近中和閩粵滇黔未離邊俗或儉朴或浮夸或好禮儀或競勇力此風俗以方土而異者他如漢以節義而雜霸不除唐以紀綱而靡二相襲宋有仁厚之風而至誠不得其道明有文明之象而章程未盡其實此風俗以世運而遷者中華數千里秦漢至今數千季有能外體性而越包與者歟自方土而推之有稟賦之不齊聖其合德賢其秀也以德性言之有清任和之目以事業觀之有揖讓征誅君相師儒之各別從容中道而至性自然曰克明峻德以睦九族曰夔二齋

慄曰惡旨酒曰聖敬曰濟曰善繼善述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要皆體天德行王道與天爲一所謂合德者也次則爲忠良爲志士爲義夫爲節烈爲果敢直前之士爲休二彥爲智爲勇爲寬弘長厚爲敵愾壯士其于家也爲孝子爲友恭爲恂二謹信于世爲達觀爲任俠爲勞臣爲廉吏爲文章華國爲鐵面官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爲直諫友爲仁人爲隱君子如是等明體而達用者皆所云賢其秀也下則爲機械爲狂且爲巧令孔壬爲放曠不羈爲貪爲頑爲忿悻他若閒惰四支爲遊身寡廉鮮耻爲倡優爲佞人

燕日堂錄 卷之三
諂士爲銅臭官翊二爲驕人佻兮達兮爲輕薄子放言侈
行爲佚士爲僻慕高唐嘲風弄月爲淫人爲野心浪子專
財網利爲嗇子爲賤丈夫沉酒因果爲空門禿多言爲躁
士外金玉中敗絮爲無賴人如是等無量無邊皆曰悖德
至若逆父母不孝悖君主不忠犯長凌尊狂肆無禮慘刻
不仁謂之欺天大逆者無論已他如疎定省荒寢膳違教
令毀髮膚私貨財匿勞怨違心傲色辱身賤行舉爲不孝
篡弑而外長君邪逢君惡巧容媚擅威福輕名器植私門
蔽賢防國持祿養身舉爲不忠犯長上侮高季輕有道詆

先儒悖周行越道義躁妄其說橫逆其行侈嗜荒淫縱慾
無度者舉爲無禮若是者倫理大殘皆害仁之賊耳曷謂
之濟惡知過不改飾非不悛人從其類世濟其克由小惡
以至于大惡由一惡以倡夫羣惡爲朋奸爲敝黨爲漢之
王梁爲唐之武常已爲巨慝人爲鷹犬家爲歛室國爲亂
邦若是者舉謂之不才四民而外固屬遊徒然其中亦多
以流術而附于本業者未可一槩抹殺也長法曰官事官
曰胥官吏之餘盡士農工賈矣生理不齊姿秉不一固有
與士農工賈雜然而並營者晨採桑夜分繭日蚕婦寒燈

機杼曰織女操斧斤利揉鑿經營匠心曰技丁二伐木曰
樵短笛騎牛曰牧戴笠垂竿曰釣扁舟夜月甘老烟濤曰
漁翁決休咎曰卜療人之肺腑而起人之膏盲曰醫辨人
聲察人形曰日者袖青囊而挹山川靈秀曰風水客揖讓
升降正鵠求身曰射挾雕弓馳走狗曰獵家奚囊驢背動
風雨鬼神曰詩伯高山流水奏古人雅樂曰琴精神筆力
奪化工巧曰畫外則裂帛飄雲離鴻鳴鳳曰笙曰篴篥曰
琵琶子擊坎二之鳴抑揚和緩曰鼓吏迎風挹露灑潤添
神曰花史禪心映月野梵含雲曰詩僧體黃庭環白玉往

還離坎曰羽客轉鶯聲輕蓮步而誘人入夢者曰歌姬厭
塵牢而鎖禪定曰尼姊攬轡扶鞶執鞭而從人后者曰僕
御曳踞垂紳叩閣投刺曰門客穿木人而神機巧曰傀儡
子以及手談坐隱縱橫河洛之棋窺豹凸羊成梁塾海之
博是皆無本逐末以遣歲月而營身口者較遊民稍有間
焉耳以彼波二吒二孰不欲富貴哉然而有氣數之不齊
世之紆青競繡丹轂朱輪爲縉紳爲公子以及由竇屈膝
投火觸窻爛額焦頭雞鳴犬吠以求富貴利達者不必列
已羣生蝟集中偶舉可矜可駭之人有終生鰥曠者有襁

祿失怙恃號稱孤子者寒燈夜啼有所謂寡婦者遠征况
瘁有邊戍勞人者履霜爲逐子畏妬心酸爲逐婦而鬱二
然無告者囚圜羅織悞失入人罪有遭滯獄幽囚者髮皤
皤而形槁二有老而無子者重圍絕食有淡入孤軍轉盼
坑塹者凶季饑歲有凍者餒者餓莩而溝壑者長安大道
之中有四體支離五官破碎歪頭裂項而鱗行蝦曲者有
風疾猖狂如馬嘶者有理屈詞窮而自濺頸血啣賴人者
有拋磚自擊乞人憐者有刺臂穿胸者有挑猴弄獮蛇纏
而犬相者有持鉢當門晝夜疾呼曰瞽者曰跛者曰拖行

而臃腫者又其穢毒之氣稜鬼之形有觸心而捧鼻者困
羈踪缺資斧有病而無醫者有妖風怪曲而人莫敢前者
結蒲茆委溝壑有歿無棺槨者合而觀之自我而外之人
自人而外之人自人而外之物自物而外不常之物齊諧
志怪鯤魚而鵬鳥者若而儔禹鼎象形鬼首而蛇身者若
而類吾目所不及見吾耳所不及聞不知其幾百千而萬
億也形二狀二總二林二萬有皆天地所有天地爲予之
父母則萬有不齊又各自有一予在焉故夫自物而外吾
皆人之彼殊鄉絕域蓬頭垢面文身裸祖之徒皆與吾同

大父母而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矣內則衣冠言語共我中華禮樂車書同茲曆日並居大一統之內而衣冠我族者其包與又何如也烟火連村井里接壤居其地熟其人出入守望相友而聚首于一鄉者其親仁更何如也至于同懷同抱同食同衣同詩書几案旣同性生復同形生而遂天倫之樂于一室者斯其性情切至尚可以好惡情欲間之哉夫自無始以來形氣精神俱屬陰陽五行中網縕化醇之物於是時雅同兄弟之誼特法象糟粕散而不倫耳今何幸自陰陽之散千萬頃者一旦復從我父母聚

之于數十季之中至于數十季後又且傷一離之不可再合也矣彼此云乎哉故所謂殊鄉絕域疲癯殘疾謂之兄弟者是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中一氣之人也我之祖宗並生親疎雖有殺其本支原未嘗離而曰兄弟者是近而或千季或百季一氣之人也至于同父同母比肩並出而愛敬同巢者是則目前一氣之人也何也大極兩儀現在此間耳于是知造化之不可睹不可聞者安昭而事之於睹聞之中而庭幃之可睹可聞者又默而省之于不睹不聞之內予故撫茲藐焉盡吾性踐吾形存吾幾微以復

其帥之原養吾剛大以完其塞之量無愧于性生之父母
斯無愧于形生之父母矣事性生之父母邈而上之理之
一也事形生之父母等而推之分之殊也若者爲父母之
所生爲吾同包者則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若者是爲父母之所生爲吾與者則盡吾性以盡人
之性盡人性以盡物之性若者是爲父母之宗子則爲一
家之長代父母以君我者吾后之而已矣若者爲父母之
合德則爲一家之師代父母以教我者吾師之而已矣若
者爲家相則兄弟中之贊理者若者爲賢才兄弟中之傑

出者若者爲悖德爲賊爲不才則是逆親不道壞亂家法
之人教不及則宗子之法以繩之法不及則父母之命殛
之矣若者爲顛連無告原父母之心何嘗不愛之恤之但
親恩不遍及惟宗子施濟之或宗子不能周知惟衆兄弟
哀矜之而已矣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二者父母之謂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宗子之謂也聖人承天體物邈觀其
本始而大公無我之量以昭疏觀其晰然而等威條理之
序以出則盡物皆我而無有物盡我皆物而不見我盡物
盡我皆天而渾然一天然其道由天出而其事則自親二

始是故三才一道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出戶庭而得之矣

西銘論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惟靈也斯能配德於兩儀而作則于庶類故守身以事親祇全此父母本生之身以告無愧于俯仰而存心以事天亦不過還天地固然健順中和之性以求無忝于所生天與人無二事而事天事人無二心其權衡存乎宗子合德之人其功用在乎踐形而盡性其負荷有民包物與體性志事之名而其道則仁

孝而已矣孟子曰塞乎天地之間是西銘所謂塞也又曰夫志氣之帥是西銘所謂帥也塞之已然而無迹曰化即天地之分殊也磅礴萬變聚散千端盈實空中無瞬息之停無毫髮之可間者也帥之自然而有宰曰神即天地之理一也主持造化樞紐萬物無聲無臭而爲一元三極之貫者也彼其在天而未賦于人則德藏業靜味淡聲希黃鍾潛喑之宮大和保合之候氣之方始數之方升藏之無元亨利貞之迹而賦之爲仁義禮智之端涵變化而行鬼神者上帝之載也及其在人而稟之于天則渾一無滓清

靈未琢任真率順愛慕天然不必來復之機而純然至誠之體者赤子之心也大空無倚之中其虛隙處皆氣機之充盈其不睹不聞處盡良能之主宰赤子之體寓于空隙之中是一塞焉而已赤子之性得乎至善之原是一帥焉而已吾所受于父母之體載天地之性以行吾所受于天地之性寄父母之體以立而無極二五因人賦足無不于是心焉寓之純軋至健之理有物有則帝心在焉猶堂上兩尊人之昭察孩提而日望其長而繼吾體也是以女正內男正外是清寧之較然者也陽主生而陰主殺是嚴慈

之肅然者也。和氣致祥而乖氣異猶父母之愛順而惡逆也。蓋父母愛之猶雨暘寒燠之適其宜。父母惡之如雷霆霜霰災異譴責之加而無所逃者焉。父母之勞子也。毋過欲其子爲肖子爲賢人。天之譴責人也。亦無過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無異致耳。然父母之情可見而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人之志事。其不可見者天之化神。四時錯行七曜代明。鼓之運之。二周還與夫二十八舍之懸球示象是化也。而天地之事焉。見諸施行推諸事理訓誨之堪型動容周旋之作則是事也。而父母之化焉。大皇纖渺冲

一掬三辰係命羣動爲宗是天地之志而本謂之神嚴
君有道正誼存心意緒幾微天懷蘊藉是父母之神而本
謂之志以事親之道事天則知化以述事窮神以繼志以
事天之道事親則述事以知化繼志以窮神其實一而已
矣予也稟夫一神兩化之原而荷茲參三之責與天地合
德而仁同乎父母焉與日月合明而智同乎父母焉與四
時合序而義與禮同焉與鬼神合吉凶而信同焉維時主
靜以立人極因其自然者而利導之以協夫天理之同原
因其當然者而品節之以得夫人情之至當故定之以五

常之性以見秉彜之實于仁則親二仁民愛物以次而推
于義則尊賢敬長慈幼恤孤各裁其所允洽禮則于親仁
愛之中尊敬慈恤之內又各有隆殺差等之別智則確見
夫仁之實義之安禮之節文條理井二而不可紊信于四
者以實心行之而已于是屬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五
品之倫兩者天屬而體之以人三者人屬而出之以天陰
陽上下二老六子錯綜造化皆人倫也于是以五常之德
而行之于五紀之中仁以惻隱發端自仁而體之事親曰
孝恤于幼爲慈以之惠衆曰寬以睦九族而敦戚誼曰睦

媿排紛解難曰公盡心而行之曰忠以已推人不欲勿施
曰恕仁自門內以及朝廷以容保天下無非元善之體周
之剛毅近仁克復爲仁湯武行仁之權夷齊得仁之正惟
殺身者成之而已矣利者義之和由義而推之事君上以
貞老二以敬弟于長而補悌慷慨敢言爲直中立不倚人
不敢干以私者爲正不惡以待小人爲嚴一介不取爲廉
處五倫之變無乖無戾爲和不以三公易者爲和而介致
身取義爲烈見利思義爲有耻見義卽爲二勇處朋友爲
諒若是皆義屬自其處倫善世之間雖二之謂恭有節有

制之謂度微小必端樞機必慎之謂謹尊而能下人者之
謂謙進退周旋無所爭焉之謂讓無大過不及謂中于時
保之常惺二之謂敬若者皆禮屬而敬猶禮之本也倫常
日月行欲方而智欲圓故貞爲事之幹知幾曰神見幾而
事于未然曰睿決疑斷事爲通而敏仁禮義行天之常智
達理之變軌道飛躍潛亢大聖人仕止久速非大知不能
信爲貞一爲篤摯爲中孚而無適無莫不逆不億庶幾四
德信而後成五者之達道信而後行也節之以親疏之等

上下之分而制之爲禮之儀朝廟庭帟有其序婚喪葬祭有其文拜跪坐立揖讓升降有其節三百三千所以見天地之則而爲子之翼也和之以五音六律而爲樂六變八變天地人鬼所攸分八佾六佾天子諸侯所攸降金石絲竹宣而揚之所以鼓天地之和而爲純乎孝者也宗子不能獨治而設家相家相亦不能兼攝于是考政務之繁簡隨材德之偏全而列之爲庶官六職九卿牧伯郡邑權雖殊其爲輔宗子而愛無告以治不才則一也民志紛噪于是因禮樂之所不能一者而一之以五刑大而大辟小而

鞭朴審其情實以爲殺宥法雖殊總以矯民物之不正而歸于正也日用錯綜無定于是因物之不能自齊而齊之以五器權而輕重度而長短量而多寡一皆稱物平施之宐器雖殊總以衡民物之不平而使之得其平也慮民之無食乃爲別五土之宐而制爲稻黍稷麥之五穀以稼穡之使吾兄弟公得父母之產地之五穀則亦聖人之五穀矣慮民之無道乃爲之表五行五事五性五倫之大義而作爲易詩書春秋之經以誘掖之使吾兄弟僉得與聞父母之教聖人之六經則亦天之六經矣若是者豈宗子居

其勞而衆兄弟享其逸合德者盡其憂而不肖者食其利耶蓋其盡裁成輔相之道爲民物給欲無非爲兩大宣猷而克家之子爲兄弟籌生無非爲二人體德獨是天之愛衆兄弟甚于愛宗子其愛不肖甚于賢秀之人猶父母之愛不才甚于能克家而父母之愛吾之子也甚于其愛吾也苟能目覩吾孫更甚于愛已之孫也然而三季之制變而一暮一暮降而數月其勢將有不得不然者天性所鍾誠恐其日遠而日遠耳大學由格致以及治平遠近遞臻其序而罔不統于一身中庸由盡人以至盡物同類異類

各適其量而罔不統于一性要而約之實在乎體天之仁以盡事親之孝也云爾孝經有云禮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豫大象云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王者郊天禘祖則天與祖考以位事而並尊庶人父乾母坤而考與天以心事而均重盡其制則極典禮之崇盡其心無非仁義之至分以勢焉而殊而理以心焉則一也詩曰陟降左右是文王之能樂親書曰底見瞽瞍而夔二齋慄是帝舜之能格天聖人固人倫之至而無五倫全順之事浚井焚廩方命圯族謂之非父可乎攬捨彗孛水雹日食謂之非

天可乎朱之不肖均之不肖謂之非子可乎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謂之非人可乎舜以堯爲君以禹爲相君臣之道
合其如父子兄弟何也有舜焉而後子兄之道盡矣父子
雖揆而理一也文以季爲父以武爲子父子之道得其如
君臣何也有文焉而後臣道盡矣君臣雖揆而理一也姬
公之管蔡柳下之盜跖其如兄弟何也有周公柳下而後
天倫之道用法用恩皆理之一也夫頑嚚之變姜里之明
東山之殂大師之剖人倫世運之間在聖人真有不能言
者然其委婉曲致甘白若于不肖之子臣而吾君吾父何

嘗不^以然一天也且夫舜文上世之宗子宣尼末季之合
德然舜文之時不知有宣尼宣尼懷舜文而不見此其分
以時而殊也祖述憲章是固其理之一也宣尼之于定哀
固有難焉者矣而定哀知之而不知用之此其分以勢而
殊也望魯與周是蓋其理之一也三家之僭妄與道殊矣
墮三都誅兩觀則理又恃權而一也七十子齊魯之儒其
習尚殊矣然設杏壇聞性道則理又恃教而一也陳蔡之
厄匡人桓魋之圍與夫沮桀楚狂微生荷蕢之相軋其所
如亦不合矣然鳥獸不可同群而斯人之徒在吾包與中

亦甚顛連而無告者耳春秋二百四十二季之中功利權術其例殊矣然以布衣而假南向理不能申而申之以天子之法法不能盡而盡之以素王之心若曰魯吾父母之邦天子之事在吾魯矣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體乾用九體坤用六其變動不拘矣然體不一而一之以天地之心用不同而同之于三聖人憂患之旨是猶若曰是吾周天子之書以言乎天地則備于我周矣舜之大孝在于號泣旻天且幸天之聞之無異于吾父之聞之也文之大孝曰昭事上帝謂帝可昭事豈吾殷而不能服事也孔

子之大孝自信爲天之生德與天之未喪斯文旣曰知天命又曰知我其天吾不能行于七十二君者幸得之于七十二子使天下萬世之老友少咸保合于安信懷之中而渾不加意焉云爾曾子啟手足全親之體卽全天之體伯奇履霜援琴順天之令卽順親之令穎封人錫類于莊斯錫類于萬世閔子騫無間于父母昆弟是無間于天人聖人純乎天故時二純乎孝賢人勉乎天而事二勉夫仁豈必見天地而爲父母見父母而始稱天地耶故天之賦予一人非真正僅于空隙中作賤血形軀之塞如一木一石

無所關係于天地間蓋其含真養和必實有浩然者以與造物爲表裏而曠觀俯仰內省幾微俾堂上之尊二如北極而維皇上帝近在庭帟廓然大無我之心森然操有物之則斯不亦窮神知化而稱德之盛繼志述事而爲孝之達者哉嗚呼千古之道法千古之心法爲之也人心不明則兩大所賦兩尊人所生之原本自我而耗喪之于不可窮極而跋淫邪侈流而入于盜賊放而與禽獸不遠其亦可傷也歟故孟子闢楊墨以正人心昌黎詆佛老在于明先王之道嗟二特先王之道未明耳彼楊氏爲我吾不知

其何以爲也彼不知父母所生之身原與化而同體而萬物生二之易究與我而同原彼不知民物分量之大與夫宗子家相紀法之宗以爲天地間但有我而已將以天下之大經大本置之何地而天地化育獨爲我一人而設歟西銘萬殊而一貫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昭然于天子庶人之義而不至于藐其君墨氏兼愛吾不知其何以愛也吾父母吾愛之吾兄長吾敬之而秦人之父母兄長吾亦如是以愛之敬之耶彼固知大造無非仁愛之區而不知仁愛實有推行之序不知有序則不知有當然之義條然

之禮既不知禮與義又烏知所謂仁耶西銘則一統而萬殊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秩然于父子兄弟之親而不至于槩視其父雖然戰國時之楊墨東漢以來之佛老既已各立門戶與聖人之道已不相謀矣獨怪夫吾儒之中陽隸寇裳陰趨異學受形于天地而不知萬物之皆備于我酬酢于人倫而不知君父之有獨尊卑者既視之爲空言高者務求之于幽渺其爲害道也孰甚是故先君子實見西銘一書爲聖門求仁之大旨爲萬古道脉人心所維繫向爲衍蘊三十八章援古証事返求諦觀而爲異學旁門畧而論之如此

堯舜以天下讓論

堯舜者蓋一元十二萬九千季中之第一大聖人也其以天下讓不有天下之心也其不有天下者非薄視天下之謂蓋誠有見于天下之大匪予不足以治之而予之后非合于予者亦不足以治之是非予不能得合予之舜非舜不能得合舜之人進而禪之又非合于舜者不能得合其

所合猶恐比類錯出獲其肖而不獲其真聖人之心實欲令夫萬世之爲君者盡如我而萬世之天下盡如我之治之而後卽安也。議者謂唐虞之世艸昧初闢爲君者之勞神焦思奚啻百倍于稼穡不得已而經理之但求止乎吾之身而不以累口之孫若子則其愛孫若子勝于愛舜禹多。况爲之孫若子者苟不知憂勞而但求逸樂其流弊罔知安所止正莫若從今日卸之而不畱桀紂幽厲之魄以議及吾身此亦不可謂非逸后之有私衷矣嗟乎聖人當日總欲措世于大安初何計及此哉彼造化生百千億

載之天下而生一人以百季之身以爲蒼生而輔元化則此一百季之內亦默受皇天之倚託盡吾憂患以上答冥冥無慮也抵慮百季而往無復有受吾之倚託以憂吾之憂患而上答冥二者違問家與不家哉故知聖人之心以億萬載之天下爲家而不必計吾之有家以可託天下者卽爲家人而不必拘所生之孫子何則此蓋以天下論而不以天性論者耳是以夏之罪不在于禹而在于啟商周之罪不在于湯武而在于大甲成康當時禹之與啟亦猶夫堯舜之于舜禹初不見啟之爲吾子耳啟之繼禹之道

以能敬承而啟之後人皆能敬承以繼啟焉則亦猶夫舜禹之于禹啟也倘不然者則夫蒙業之敝自啟始之而論者欲歸咎于禹抑又過矣孟子曰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以繼世之賢湯武伐暴救民水火固亦無有天下之心及至于得之以爲禹之揖讓而家之吾之征誅而又可以入之乎聖人之心固本爲天下而不爲吾孫子伊尹姬旦可托斯托之耳但恐爲伊尹者縱使皆如我心而伊尹之後又未必人人皆如伊尹且因禹之傳啟其事已較然在前其相沿業已至此王如趙普所云毋容再悞焉耳夫

泰伯以天下讓稱曰至德夷齊餓死首陽號稱得仁當是時周以新命舊邦上帝既命之以有天下乃至德之歸首推泰伯文王而不及古公與武者此其故何也周自后稷以來至武之身而千載矣自牧野陳師至于東周獻地又八百七十有奇其中聖人間生正自不乏若從後世之見解言之僅以子孫之有天下者爲榮而有德者不與則當日之泰伯得與王季並稱亦幸甚耳而大聖人獨尊之迄不及王季是可以見周之德自后稷基之至于泰伯而益盛且大焉使後之有天下者正不必分伯季之子孫而同

爲聖德之後焉可矣。愚故謂三代而上，雖有征伐之事，而尚不及于一本之天倫。至于秦漢而下，殘刻肆行，如玄武之變，金川之役，秦燕二子業已家天下矣。骨月之間，亦何必如此。此其道惟宋太祖得之，而大宗皆不及萬二者也。雖然，中古之官天下，至堯舜而止矣。而其以家而天下者，始于啟之賢，至于以兵而家天下者，則倡自湯武之弔伐。吾夫子疊論舜禹，旣曰不與，又曰無間。禹是時想已有德，衰之謗而獨以無間表之，正謂禹之心本無毫髮利家之心，乃其稱而贊之，但云服食溝洫之小事，而不及其他，爲

湯武諱焉也。亦猶之乎稱泰伯之讓，文王之服事殷，所謂至德在此，不在彼，是亦春秋之意云爾。且夫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上則承天下，則子民，匪以云侈耳。正息有其德，無其位，不足以答下民之仰瞻，而副蒼天之眷命。倘其心但知有富貴而已，一肆志于朝夕遊畋，內外聲色，誰爲親政，勤民尊賢納諫之事者，是固返不若貴公子之隨意取携，而真脫然無累也。今欲令貴公子爲天子，非秦亥則隋煬，非叔寶則寶卷，倘以九載之水，七年之旱，待處分于般樂，嬉燕之身，彼公子者，必曰吾不願爲此也。腹心爪牙之中

有能代我者而我幸矣。然則子噲之與人以燕也。無足怪而許由巢父之不受禪于舜禹與貴公子之相距能幾何哉。雖然以天下讓此上古之人心能之後世不能也。後世法術徂詐。變態無常。若蒙業已久。乍開賢者親者以推與之端。卽起天下以謀立之漸。陽爲伊周。陰爲莽操者。將不可勝紀。故不惟其事惟其人。惟其德。總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民視聽之間。可通呼吸。能心乎天下之心。斯心乎天之心。創業而外。要在繼體而守成者。人二息。師訓之艱。世二作中興之主。洗滌宸衷。確守家法。則傳之億萬斯季。謂之家天下。而可雖謂之官天下。亦無乎不可矣。抑又觀之佛氏視世界爲勞區。故不種血食而樹法嗣。倘亦得堯舜之偏者。雖然已不能勞天下而并其子孫。而無之子孫。旣無勞天下之人。遂欲并天下而無之。是故其罪甚於巢山楊墨。而爲唐虞之世之所不容者也。嗚呼。帝摯有道。堯以戾終。而何至于舜。弟象而仁。則舜亦以家授。而何有於禹。堯舜之心亦微矣哉。

王陽明從祀論

明新建伯王公守仁以功成配享兩廡。與程朱諸大儒同

列矣。然則歷代勲伐重臣皆可以配享聖廟乎。語云能敵王所愾則祀之。則其祀新建也。固宜。夫亦何議焉。滌陽子曰祀則宜祀而似不宜祀之。吾孔子廟也。夫陽明既自爲道學矣。千古之道學有能如孔子者乎。後世發明孔子誰有能如考亭者乎。而陽明與考亭每相倚角以爲孔子聖人。必不敢輕加詆毀。意猶曰姑從之以俟之云爾。若其視朱子不過曰此南渡一儒生。吾欲與之並行天壤不爲兩立之勢。則不能成一家之言。是其意中所主蓋云二焉耳。而實非有他。然不知十哲兩廡之中其言行得失必世法

而世則所關係于世道人心者非淺鮮也。且夫宋儒不必論已。以文皇帝親加表章之。書籍如日中天。縱有疵謬爲臣子者以功令所在何敢妄爲去取。又况濂洛關閩微言大義表裏尼山。以天高地厚之恩而不思罔極之報。又旗鼓內向思爲已甚之刻劃。竟敢以弟子背其師以臣子詆君父之舊章而畧不加忌諱。此其人而尚儒者耶。此其罪而不與自用自專者等耶。蓋其創新竒藐法令欲相率中國而異端之倘非汗馬勲勞則主持世教者當不免其非聖之罰。乃幸一二權奸忌刻生事使其功與罪俱掩而不

彰。返。以。沒。世。得。理。學。文。臣。之。報。則。其。世。道。又。何。可。言。也。或
者。曰。子。嘗。謂。空。言。無。補。發。明。聖。賢。之。言。不。如。實。體。聖。賢。之
事。若。漢。諸。葛。唐。汾。陽。鄴。侯。以。暨。北。宋。韓。范。諸。賢。躬。行。實。踐
俱。宐。從。祀。兩。廡。以。鼓。勵。千。秋。陽。明。之。祀。曷。爲。不。可。乎。曰。此
所。爲。古。今。人。之。見。之。皆。不。及。到。者。也。宐。祀。而。不。祀。失。之。隘
不。宐。祀。而。祀。失。之。誣。漢。唐。諸。賢。蹇。二。匪。躬。純。心。亮。節。德。幾
顏。閔。事。亦。臯。夔。律。之。宮。墻。聖。心。必。喜。而。進。之。以。爲。三。代。而
下。亦。吾。徒。也。至。其。于。經。傳。事。則。又。退。遜。不。遑。是。以。行。無。過
舉。言。無。過。當。列。之。俎。豆。亦。薦。明。德。之。馨。今。陽。明。身。任。諸。賢

之。事。當。王。事。倥。偬。之。時。旣。已。功。成。身。退。震。人。耳。目。矣。又。何
必。漫。談。心。性。務。立。門。頭。以。謂。前。賢。皆。莫。我。及。而。後。快。於。心
耶。雖。然。祀。典。關。萬。世。之。名。教。宜。祀。不。宜。祀。皆。公。身。後。之。議
是。蓋。當。日。君。與。臣。處。之。未。盡。其。道。而。於。公。無。與。焉。者。方。其
總。南。贛。定。江。西。下。息。田。以。一。儒。生。而。控。制。東。南。半。壁。潛。握
機。籌。出。奇。制。勝。其。威。望。赫。奕。豈。在。謝。東。山。羊。峴。山。下。耶。倘
其。時。上。有。明。君。內。無。闇。豎。論。功。行。賞。賜。之。食。邑。卽。進。秩。與
汾。陽。魏。公。等。誰。曰。不。宜。乃。賞。功。之。典。行。而。爵。位。不。償。其。勳
蓋。棺。之。事。定。而。謚。法。不。稱。其。寔。始。則。壞。于。羣。闇。之。弄。權。繼

則悞於腐儒之議禮此其中或有陰爲驅使高大其門戶者此予謂不必祀之大成門蓋其爵則宜王宜侯其謚宜武而其祀當在武宗之廟無疑也夫良知之說孟子發之矣致知之功大學之綱目也大學之所爲致知亦豈有外來之知乎彼曰致良知於大學加一良字于孟子加一致字抑何便指爲非顧其解大學謂格物一章不必強補謂新民本是親民此雖創新之說尚無關係并謂格物不是窮理良知二字包行在內而致良知斷不在卽物而窮其理吾又不知致字之功從何處入手也顧所云知行合一

氣爲確切上夫然理有未窮知有未盡此是吾儒問學大關鍵亦是尊德性下手第一工夫今如此說正恐作用茫無實力令學者憑虛着悟暗中忖度以驟希于上達高明陽明能之而謂下此者能之乎獨是朱子之學天下之論定已久卽陽明亦旣知之矣久雖難變而厭常喜新者亦愚夫愚婦之恒以周末之聖道而亂於東漢之老佛彼其時何嘗不知孔子之爲大哉爲隱怪之說悞之耳以故先生旣沒不數十季間而譌以傳譌認賊作子遂至陽儒而陰釋因朱而病孔甚且削髮披緇左道招搖至尊陽明爲

大聖人而外孔子爲不足學稱兵向闕明無忌憚如李贄諸人輩已不可勝誅及至壞亂已極兒戲天章乃使簪筆大僚進魏忠賢主于大成門下不亦爲艸野之士羞乎原其初心抵爲欲與先儒並行天壤豈忍其流弊至此而不知流弊之遂已至於此也嗚呼公之事業行誼本大有功於聖教抵爲多一饒舌則從而議其後者不問於庸夫孺子之口吠影吠聲亦覺厭聽而先生事業行誼遂以不見白於後世之人然則先生議朱子朱子不服而后人之議先生先生又服乎哉漢楊雄僭經之罪小事莽之罪大其

寶說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以大寶配大德提挈元化負荷天工覆被羣生照臨四國非承天之位莫擅非配天之德莫居斯其爲寶也大矣位爲大寶鼎爲重器故寶位以寶鼎而寶鼎乃以寶天下自堯舜以來咨儆相傳胼胝自任汲二乎惟恐弗逮者惟是寶上天之命與羣物之生未聞寶玉而寶珠也夫夏瑚商璉殷彝周鼎廟之寶也瑤琨三棘瓊瑤琅玕山川之寶也彼二氣鍾靈百年結秀凡異物奇珍同出乎山陬海澨之穴與日月爭

華與嶽瀆生色則其有于天地有于山川爲造物之光也
可知原非世人之所以爲已有者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及
其身吾卽無論殃之及與不及而斷以爲非人之所得有
有之而無益于人之身心者也蓋化機洋溢物理克盈尊
爵良貴無人不可是人人自有其可寶者寓乎當身耳
目之前而真不在乎人間世不易得之數其所可寶適又
求之則得舍之則失舍之雖失而求之又復可得所謂人
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者哉試觀夫日月兩輪晝夜相代
大陽之精大陰之魄亘萬古而不息而出地爲見入地爲
黜也允宜宋龜山表章之功少載道之功多其入也亦允
宜而先生心龜山之載道返有似于揚雄之僭經正謂其
心不白耳雖然後生無學何敢妄論先儒艸茅無權豈得
輕搖典禮但覺清夜解紛平心觀理必不作吠影吠聲之
譚實見得朱之所以爲朱有非尊德性一語所能屈服者
惟是先生以蓋天之勲從祀已近二百季必無降改之例
要使後世果有蓋天之勲如先生得以依例從祀以仍吾
諸葛汾陽之說則人心幸甚而不在于致良知之學也

潛者人而無日月也則眼耳無所施手足無所措歲功月令舉不能成向使無日月而寶物能照臨耶故日月爲在天之寶唐虞之世五日風十日雨時和年豐民康物阜亦後世所不易觀者而風曰薰風雨曰化雨又曰箕好風畢好雨亦上應星氣向使無風雨而寶物能鼓潤耶故風雨爲在地之寶水潤下火炎上天地之內總坎離兩物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則是有寶物而無水火決不能生活我故水火寶焉有風雨水火乃有菽粟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遺揅滯穗雖寡婦得而利之假使人經十日之饑百

日之寒幾二欲死而欲取珊瑚琬琰之類爲吾飽焉爲吾衣焉得乎則是有寶物而無菽粟決不能飲食我故菽粟寶焉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全其五則爲全人失其一則爲缺陷五倫之中聚順則樂淪散則憂人不幸而失怙失恃喪偶喪明乃生死性命之所攸關切決不與喪失一物者同其重輕人而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縱有珠玉之多豈能備人倫之數况乃父沒子承兄終弟及友死我殯至于散而不朽者此則人世之大寶已矣而且吾身木自有寶焉受之維皇秉之父母性涵大極心猶陰陽純

如荆山之璞明如火齊之珠虛靈爲體仁義中正以爲之用所爲天地之性人爲貴非刀鋸所能彫琢非砥礪所能假借又非若外物支離得之外地而終屬之他人者此豈非吾自有之大寶而求之則得舍之則失與生俱寄與死俱歸者乎若乃金石藥餌可以療疾布帛皮張可以禦寒木石瓦甃能爲人居墨珠竹帛能紀人事膏蠟薪艸能與人照暗而有光問之寶物恐必不能縱使或亦能克則其用亦抵與藥餌布帛瓦甃膏蠟諸物等而矧夫其未必然者乃今聲價昂然而用未必如諸物與夫聲價既昂然而

用○僅○如○諸○物○則○皆○天○地○之○玩○焉○已○矣○獨○是○天○地○間○金○石○布
帛○瓦○鬲○膏○蠟○諸○物○非○金○不○能○市○之○而○其○必○金○乃○能○市○物○者
又○何○也○蓋○金○銀○銅○錫○生○人○需○之○不○可○離○須○臾○是○金○也○非○寶
也○金○也○者○乃○五○行○中○流○暢○之○資○天○地○設○此○以○濟○生○人○之○窮
與○水○火○等○非○若○寶○物○之○但○可○玩○而○未○必○可○用○者○世○之○人○竟
以○多○金○市○一○寶○不○亦○惑○哉○雖○然○黃○琮○白○璧○宗○廟○所○陳○躬○桓
蒲○穀○列○侯○所○執○先○王○蓋○嘗○用○之○矣○不○知○先○王○當○日○正○謂○此
爲○兩○間○之○奇○貴○而○非○人○之○所○恒○有○用○于○宗○廟○以○通○神○明○用
于○列○服○以○等○侯○爵○意○若○曰○非○至○尊○如○天○祖○至○貴○如○公○侯○伯

子○則○無○所○用○之○是○亦○先○王○之○有○深○意○寓○焉○書○云○不○貴○異○物
賤○用○物○此○其○明○驗○矣○秦○人○造○璽○綬○爲○傳○國○寶○漢○人○守○之○新
莽○奪○之○亦○漢○人○之○愚○也○歷○漢○而○晉○二而○唐○而○宋○而○元○中○間
前○后○五○代○閱○數○千○年○而○奇○渥○温○氏○一○旦○舉○而○歸○之○則○其○物
亦○遂○爲○艸○野○之○物○而○非○當○宁○之○物○矣○夫○秦○造○之○而○秦○之○天
下○窀○未○嘗○兩○傳○也○明○失○之○而○明○之○天○下○窀○亦○數○十○傳○也○然
則○寶○又○何○貴○于○人○哉○是○故○日○月○風○雨○水○火○菽○粟○流○行○于○天
地○而○收○效○于○吾○此○天○有○之○而○與○吾○共○之○者○也○父○子○君○臣○兄
弟○夫○婦○朋○友○維○係○于○天○性○而○固○結○于○死○生○此○天○生○之○而○爲

吾獨樂之者也。仁義禮智忠孝廉節天命之。而吾性之。萬物所無而吾獨有人所共有。而吾獨全。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莫非本此以形之。固非若瑤琨等物之可有可無。旋得旋失。與夫得之外地。而終屬之他人者比也。則是瑤琨三棘琬琰琅玕之有于世。亦適然耳。而又何寶焉。

風水說

謂風水之說爲無耶。則周之時業已相陰陽度鮮原。不無審顧而經營之矣。是安得謂之無。謂風水之說爲有耶。則後世風水既興。宜其篤生聖哲。胡返不若上世之不葬不

封而神靈間出者。是何憑謂之有益。凡物負陰而向陽。乘生而避殺。莫不皆然而况乎其生于土而歸于土者乎。夫堪輿家之有取于龍穴砂水宜也。謂夫龍悠穴正水秀砂清宅高明而祛卑濕五患不得而侵之也。窆窆之區爲千百載之宅兆。若以龍爲宮室。以穴爲壇座。以砂水爲几案。列屏而左圖右史。前堂後幃。取其可以愜吾意焉。而弗使有傾斜欹側之狀。雜乎其間而已矣。蓋一有所雜則賓客且爲之弗肅。而况乎其爲吾親。一有所雜則旦夕不可居。而况于千百載。但因其形之端邪。以下其氣之清濁。要亦

俾化者母使土親膚云爾是故心安而理得則地吉理不
得而心不安則地凶先世之體魄既寧而後人獲福斯亦
理之固然無足怪者而今術者乃遂于此分別官貴之高
下財富之大小人丁之多寡與夫世代之長短因而習俗
相沿輒不念先靈而恃以爲弋取榮華之具恍兮惚兮奉
之鐵券不亦惑哉且夫天白爲天地自爲地方員動靜豈
能強而一之余觀青烏白鶴青囊黑囊諸篇以及頂門之
針琢玉之斧將天皇天市之星子父財官之卦矯勉奏合
以佐雄談而滋世惑雖三尺童子鮮不知其謬者幸余仰

止先生統一全書出而堪輿豕始知貶星卦遵巒頭一取
五星九星之正變而握生尅體用之柄其旨似矣獨其間
因山立形緣形定評以其帶誥帶謂之曰貴而又有御
屏御座天乙天馬不一其名以其帶倉帶庫謂之曰富而
又有金廂玉印禽星獸星不一其號不知誥軸倉庫等類
自有人來始有此物有物方有此名豈天地當日無名之
始于生山生水之際遂有心爲今之人預設此物以爲求
富貴利達之具耶天之星易之卦與地無涉朝廷之誥軸
人家之倉庫于地又何涉然則執誥軸倉庫之說而笑星

卦是亦五十步笑百步其相距能幾何哉總之山水之生非人力之所能造作稍不傾斜欹側則亦可耳與其必待詰軸之地令其暫不能安座何若擇于稍不傾斜欹側者而座之爲安也至于勢窮力極并稍不傾側者而無之必令其終不就座何若遷就于傾側者而且座之爲愈也爲人子者若置父母當然之寢席以異後此未必然之富貴夫豈仁孝之思也耶雖然世之人葬吉而吉葬凶而凶此固理之常也若乃葬吉而返凶葬凶而獲吉其故何歟蓋大姦大惡之夫若葬吉地輒獲吉報則是有地而無天矣

天人呼吸應感之間淺之涉氣數深之關積累必知性者可與言之有非時術之所得而窺其萬一者也吾友快山人精風水故爲此說以貽之且囑曰知地必知天看地須看人其惟吳廖會楊乎山人憮然爲問曰唯命

香保說

曩乙亥之秋九月余亡其僕者再爲之哀嘆累日而不能已忽有攸人名尹某者來自攸携僮僕數輩假故以求售於人乘機耶亦偶然耳始則疑焉未據以爲確也已而有鄰人某二者力主之從而買其一需兼金若干主者自主

奴者亦自奴更其名曰長兒異稍抒哀歎之意云爾未數閱月而同買者之僕乘夜竊物而逃之白其事于邑鄰人懼事之及已也輒以控于攸攝而訊之始知主者賣者之姓名俱贗而迭爲奴主以欺人而詐其金者耳夫既覺其詐必窮其情官得其情必繩以法人可欺天不可欺也兩邑文牒交攝展轉幾半載僅令價償于原主而假僕者各返于其家罪人雖得未暇深求從寬典也嗚呼人之不古一點至此哉當日立券受金者尹扶九也鄰人具牒于攸而其邑遍索無其名正躊躇未已忽遇諸塗而執之呼之

尹扶九輒奔旁有招譚某者則立而應本是譚某而其胸中實二有尹扶九之事旁招者則假僕者之父母此亦可以見天之不欲與人爲惡也夫主之者假譚而尹僕之者易香保爲尿保長兒者余命之名長兒之至家也余悞配之婢朝夕第任洒掃焚香巾櫛之事而不及其他老母待臧獲輩如子女訶譴不加長兒遂若家焉而不復憶前此之欺人詐金爲何事者迨事旣覺而仍如常余亦以常待之寬其典守俾得出入自由而竟不去至于去之日又低徊繾綣有不欲去之心此其故又誰爲使之耶汝易香而

燕日堂錄 卷之三
尿是以不香也。易尿而長，烏在其能長哉。當日者，名可更身可奴，廉耻可喪，而無非爲詐金之故。是汝之良心已桎梏矣。今日者，待之如常事，覺如故，任之而不去，二之而不欲。是則其良心之猶未盡桎梏也。蓋始焉之爲此者，因譚某之導汝于惡也，非汝之自爲故罪。不汝及，繼焉之爲此者，因余之能遇汝以善也，亦非汝之自爲故賞。亦不汝及，但汝有父母，有兄弟，族有長者，余不能汝畱歸，持此說以告之，其改前此尿保之心，勿忘。今者長兒之意，以終有此香保之身可已。

仲子說

陳仲子居於陵，編百結之鶉，嚙半蠶之李，泮然不以爲舒。

寒

然不以爲饑，迨歲聿云暮，腹空膾飯，如夜半臨勁敵，交兵戰栗無耐，而其妻怨之。仲子強作色曰：嗟，二首陽薇蕨，陋巷簞瓢，彼獨非人情耶？吾欲以廉潔耻青齊，爾不欲爲廉士，妻耶？其妻楚額而對曰：吾聞端冕之君，不以黼黻絺繡而譏其非義，千鍾之士，不以膏粱饁簋而議其非仁，是故大烹以養聖賢，爲聖賢豈盡啖藜藿黃裳以美吉士爲吉士，豈皆被藍縷狐貉獨厚，未聞仲尼之負奢名，赤舄几二。

孰道姬公之鮮儉德子欲復陶唐茅茨之風而未有如日
如雲之德子欲效大禹惡衣之志而安得乎天成地之勲
子欲擬帝舜之側陋衣閔氏之蘆華而胡爲乎昊天未聞
其號泣父母昆弟未嘗無間言且晏子服狐裘而儉譽彰
仲由衣敝緼而勇名著而子何譽而何名耶夷齊采薇而
爲聖之清顏氏簞瓢而爲賢之冠而子則何聖而何賢耶
守此饑寒胡聞解慍之瑟哀哉笑獨盍歸西伯之仁子旣
無一得于世上而徒忍百困于胸中相率天下爲餓莩爲
凍夫自害以遺害于人而子尚以子爲廉耶悲哉悲哉忘

其君棄其親遺其兄忍其妻以成子之廉是亦焉能爲有
焉能爲無而子且以子爲廉耶仲子聞之俛首而語塞詰
朝出而仰天私泣曰天乎旣不能成吾名曷若轉移吾福
命乎爰忍其凍而漁于潭耐其饑而薪于藪茫二然歸忽
與蓋大夫之客遇諸塗枯槁靡措面欲發赤客曰君其大
夫之介弟僉所稱廉士者非歟胡艱拂一至此歟獨不思
皇途咫尺援引蓋邑一赴弓旌輝光爾室爲齊王之管晏
爲齊士之巨擘子何不移廉以作忠井李可食生鵝乃蛙
廉士有毋遑恤其他永陳廷之世德表齊國之世家子何

不移廉以作孝子有兄子友敬之彼窮亦窮彼豐則豐蓋
從千駟蓋祿萬鍾匪伯兄之不義恐仲氏之鮮恭子何不
移廉以作弟子有友子勿絕焉在廷多賢推子好漢右師
爲援陳賈作幹勿效乞人之妻妾須登丈夫之壟斷子何
不移廉以作友子有家室將望子給衣子之衣食子之食
子但如斯彼其奚適無與妾以言悲慮中庭之獨泣子何
不忠也孝也弟而友也庶幾可以免于交摘耶仲子憮然
良久曰噫是惡知予哉吾意將天台托迹海外棲心清風
動色夜月聞聲隱飛熊而不夢築傳說以無星家有辟纘
之細君而英娥匹德我其洗耳之高士而巢許爲鄰耶消
遣夫歲月殆將與爲終身言未已不意其室已施從所之
窺其狀聽其語出而向客嘆曰甚矣哉吾丈夫之以枉爲
直以詐爲真而不自覺其愚也願齊國之士勿竊笑焉時
仲子赧然退客起而去者久之乃復追囑之曰我意雖堅
子言甚活謹銘方寸以圖他日幸勿以荆婦之說告伯子
也客切然而微哂曰當奉教

黑牛說

康熙庚辰正月庚申生一子家人喜甚先昧爽時令家僮

報一字曰可解者曰一丁一口是宜男未幾日高三丈男
果生是卯是辰未有以辨之生而不食乳者三晝夜余拙
之命曰拙婢拙之者賤之而婢則又甚其賤然亦沉二如
在胎中時不多方醒之亦不乳乃星家者謂祿命英奇庚辰
巳卯庚申巳卯但涉辰初則有四柱小厄宜禱于牛以禳之俗信
如耆龜久矣家有老牝色純黑家人書帖于欄更其名爲
黑牛具茶酒禱焉余既哂而從之又戲祝之詩二曰曾美
周宣九十特斗南分野萬家春聖門且認犁爲母易卦原
將牝象坤渤海買來刀減價桃林放下馬非鄰中原隊穡

千鈞重珍愛母貽牴牾喚八句既成付之固然矣然其沉
沉復如故至二月十三有房姬送乳食之莫解何故且食
且哭少頃輒不食亦不哭視之而氣已絕矣余據星家言
以爲是辰非卯則禱于牛應解其厄若是卯非辰而禱于
牛抑又何損嗚呼命亦不靈卜亦不叶祝亦不應而牛且
蠢物又何禱焉惟是當日可字之報有所可必有所未可
倘及頭角崢嶸余亦幸爲仲弓之父今山川乃竟舍之矣
不爲可也之雍而爲亡之二耕固知拙婢之不自居于驛
角而老子尚非犁牛也遂古之世人壽百有數十往二多

女氏而獸形。今日午運方季。聰明燄張。已非混沌比。而顧拙之婢之牛之。是恐返爲造物之所不喜。而吾未嘗醒焉者也。則名黑牛。不亦悞哉。



